

鸟和云彩相爱

张昆华 著

● 美丽的、神奇的云南，丰富的26个民族，高原、雪山、河谷的独特家园，人与自然和谐生存而构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与迷人的地域文化。请看摩梭人的鸟和云彩相爱；纳西族男女殉情的云彩坪；听藏族牧女辽远的歌唱和拉祜族的葫芦笙声；喝西双版纳傣家火塘边的糯米香茶……



百花文艺出版社

文化散文

和云彩相爱

张昆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鸟和云彩相爱 / 张昆华著 .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2000

(西部文化散文丛书)

ISBN 7-5306-3071-7

I . 鸟… II . 张…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 4318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6 字数 162 千字

2000年 10 月第1版 2000年 10 月第1次印刷

印数 : 1 — 4000 册 定价 : 16.00元

自序



1

自
序

云南的魅力在于美。

散文的本质在于美。

如果云南与散文相融合就会有美文诞生。

这样的美文将使云南的美和散文的美获得共同的生命,甚至可能是永远的生命。

云南的美是一种存在。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的存在,有别于其它的存在,不可替代、无法超越的存在。而散文只是去发现这种存在,表现这种存在,使之升华为艺术并把散文自身也雕塑成一种美的存在。

散文最适宜于在云南发挥其文体的所长,云南最



受益于在散文中显示其独特的风采。那便是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美感特色。惟有这三种特色协调为一体特色的云南散文，才能立足于散文世界。

散文是漂泊者的艺术。

散文家是艺术的漂泊者。

没有漂泊，就没有美的创造，美的发现，美的表现。

云南在彩云之南，西部之南。云南的美，不是由于落日的照耀，而因为它是太阳的故乡，群山的故乡，江河的故乡，26个民族的故乡。云南的西部便有三条大江在云岭山脉间漂泊。金沙江的漂泊才有长江。澜沧江的漂泊才有湄公河。怒江的漂泊才有萨尔温江。在三江漂泊的广阔天地间，有亿万年前禄丰恐龙化石和170万年前的人类始祖元谋人化石的共存；有海拔高达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和海拔低到76米的红河的同在；有终年积雪不化的玉龙雪山冰斗冰川和四季叶绿花香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相依；有白芒雪山高寒森林中的金丝猴和炎热的南滚河谷里的野象的呼应；有五千年前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和丽江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以及佤族新石器时代沧源崖画的争奇；有泸沽湖畔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和高黎贡山下独龙族父系氏族社会一起标志着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轨迹……

正是这些神秘、丰富的自然景观的多样化和民族社会的多元化，构筑了云南历史的古老与文化的灿烂，放射出当代文明的光芒与社会发展的希望。

因此，我始终热爱云南，漂泊云南，抒写云南。

目 录



1



目
录

自 序	1
鸟和云彩相爱	1
梦回云杉坪	53
牧帐里的月亮	63
杜鹃醉鱼	73
云雀为谁歌唱	84
祖母的胸怀	92
情恋司岗里	96
阿佤山风情录	103



葫芦崇拜之光·····	113
你的离情别绪·····	117
故乡的泥土·····	128
豹子做窝的地方·····	137
土著巢·····	142
轻舟入画·····	146
风吹核桃树·····	152
水火有情·····	160
边寨茶趣·····	167
滇茶赋·····	183
思念剑川石钟山·····	192
欲上高楼且泊舟·····	195
海鸥之恋·····	200
樱花树·····	206
在聂耳墓前·····	209
问候你的灵魂·····	215
沈从文的文学林·····	220

鸟和云彩相爱



1

一位台湾作家专程从海峡那边，经由香港转机飞到彩云之南，去拜访充满神秘色彩的摩梭人。时隔半月，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滇池之滨的昆明，又要飞返台北闹市的前夕，对我连声地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真有母系遗风女儿国……但接着又感叹道：对于匆匆来去的游客，你可以从地域上一步步地走近遥远的滇西北，走过大理、丽江，走过金沙江而走近小凉山，走近群山环抱的泸沽湖，再走进湖畔的落水村，但你却很难走进摩梭人的心灵世界……

他知道我三十八年前就去落水村的摩梭人家住过



不少时日，此后又多次前去访问，凭着地缘人缘情缘，应该比他更了解摩梭人，要我对此谈谈感受。

关于摩梭人的话题很多。我谈什么呢？我想恐怕还得要从文化的根说起。

一 泸沽湖畔岁月长

我每次去访问摩梭人，到后的当天傍晚和告别的当日早晨，总要沿着泸沽湖漫步。在我的心目中，那蓝色的泸沽湖就是一部关于摩梭人的历史的文化的的大书。摩梭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根据专家学者们考察后所定的这一连串包括了多个民族语言交融而成又独具特色的摩梭语，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民族是处于哪些民族的生存地域和文化圈中，她又是怎样才能生存，怎样创造自己的文化。摩梭人除了在宗教中少量借用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和大量搬用藏族的藏文之外，没有属于自己的正式文字。阅读和使用汉字那只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事。但惟有泸沽湖——这充满文化内涵的泸沽湖则是完全彻底属于摩梭人的。那一朵朵浪花便是摩梭历史的一幅幅图画。那一道道波浪便是摩梭风情的一行行诗句。在湖畔的杨柳树下，在湖上的小岛之巅，倾听摩梭人的原始宗教达巴教的达巴吟诵由他们的祖先一代代口传下来的经典，或是倾听摩梭老人讲述创世纪的传说故事，要不倾听摩梭男女们对唱情歌，你会觉得这一切的源泉都是来自泸沽湖。

泸沽湖面积 50 平方公里，水面海拔 2685 米，湖水最深处 93 米，平均水深也在 67 米，这么大，这么高，又这么深的湖泊实为罕有，仿佛是飘荡在天涯的一片云彩。湖面高出永宁坝子 30 多米。大约是因为其形状南北长而东西窄，犹如曲颈的葫芦，而被外人取了个汉化的名字——泸沽湖。但她真正的名字是摩梭语：些纳咪，意为母湖。湖畔最高最大的山是湖北岸的狮子山，这也是依形似而取的汉名。摩梭人叫那山为格姆，意为女神；每年阴历七月二十五日都要举行祭祀格姆山的转山节，以祈求女神保佑人们清吉平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这是摩梭人最盛大的女性崇拜活动。近看这山下的湖，远望那湖边的山，再寻思摩梭人所赋予的些纳咪和格姆的名字，我觉得这都是母系文化的注释；再细细分门辨那山风掀动湖波所发出的拍打岸滩的声音，我便会在漫步中不停地追问着老了的光阴或去了的岁月……

其实，许许多多中外游客之所以不远千里甚至从万里之外拜访摩梭人，除了去欣赏那里的自然环境，去领略那里的人文生态，最好奇最感兴趣的则是那里至今仍然保有着为数很多的母亲为尊、女人当家的母系制家庭。中国至少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由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然而这里却是人类社会目前还惟一存在着的原始母系社会遗迹的地方，于是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家们蜂拥而至，经过长期的考察研究，一致认为这是母系社会“博物馆”或“活化石”，而文学家则为其献上“最后的母系家园”的桂冠。正是这全世界绝





无仅有的母系家庭，像一颗颗无价的宝石吸引着人们从那梦幻般的、而又是真实的一道道光环上，看到了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和未来数百年的男女两性之间以及婚姻家庭内部已经走过或将要走的道路。

摩梭，系古语“牦苏”的演变，意为放牦牛人。这个游牧民族是古羌族后裔，远古时代由我国北部青藏高原南迁而至滇、川、康、藏交界的深山峡谷，在湖畔四周与山间平坝定居下来。因而直到现在，对死者举行葬仪时，巫师达巴都要吟诵《开路经》，指引死者的灵魂沿着祖先走过的路返回永远的安息地——昆仑山去。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史书对摩梭人便有记载，《史记》和《汉书》称为“牦牛羌”、“牦牛夷”。“摩梭”这个称谓，最早见于《后汉书》第二十三卷《郡国五》。此后，唐代称“么些”或“磨些”；宋代称“么些”或“摩些”；元代称“摩沙”或“么些”；明代称“磨些”或“么西”；清代称“摩娑”或“摩拏”。在正统的史志《新唐书》、《元史》、《明史》、《清史稿》以及其他史书如《华阳国志》、《三国志》、《西康图经》、《云南图经》、《蜀中广记》、《樊志》、《蛮书》等都以异字导写的同音记载了摩梭人及其简要历史。特别是在《元史》中则更加明确地记载了元朝与永宁土知府和蒗蕨土知州摩梭土司的隶属关系和建制的历史沿革。这不但表明摩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而且也说明摩梭在七百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封建领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十分稳固而又鲜活地存在着甚至还发展着母系制家庭呢？

这就不能不首先来谈谈摩梭人的情爱性爱与婚姻

家庭的实际状况。

摩梭人至今有三万多人口，主要聚居在滇川交界处属滇的宁蒗县的永宁、拉伯、大兴和属川的盐源县左所、瓜别等地。云南境内占一万五千多人。泸沽湖周围为摩梭人文化的核心地域，无论其山水岛屿和人物家世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典型性。这个古老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同样经历着原始的部落社会和氏族社会，这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就正如聚居在滇西北的当打力卡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族，至今仍处于原始的氏族社会末期一样。但摩梭人的历史进程却由一位伟人的到来而加以改变和提前。据摩梭人的达巴教祭司——也就是原始宗教的传承人口诵的：很早很早以前，摩梭人只有西、红、牙、阿、布、出等六个氏族，后来才分化演变为分别由女人或男人当酋长的更多的氏族，而部落则组织得更为集中和庞大。比如今天宁蒗县所属的摩梭人就只有两大部落，永宁、拉伯为一个部落，蒗蕨为一个部落。据《元史·地理志》载：“永宁……么些蛮祖泥月乌……世属大理。”还有别的史志则明确记载着，在汉代末期（约公元24年）摩梭泥月岛部落“征服了当地土著，并在他们的领地上定居”，泥月乌便是永宁阿氏土司的有史可查的较早的祖先。由此可见，在唐、宋两代，云南的摩梭人就先后受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统治。千多年前的南诏、大理封建统治政权与边远的摩梭氏族、部落社会共存相处。正当摩梭人以沉重的脚步行走着自己缓慢历史的时候，那位英才雄武的忽必烈的征服大理国以完成驱兵南下





而最后结束南宋小朝廷命运的战略行动，开始了军事史上的一次出乎兵家预料的出色的远征，于1253年秋天统领十万大军到达川北松潘，又兵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云南。忽必烈亲率中路大军由四川泸定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从木里、盐源进入云南境内驻扎日月坪。当忽必烈的蒙古战马的铁蹄在唐宋的古茶马驿道敲打着残破的石板而迸发出火花在暗夜里闪烁寒光的时候，处于兵家必争的要地永宁的摩梭土酋，为氏族免于生灵涂炭而归降依附。于是，历史才以短促的时光写下了清代布衣孙髯翁在昆明滇池畔大观楼长联中所咏叹的“元跨革囊”——忽必烈大军靠羊皮气袋渡过险恶的金沙江，而于12月兵临大理国城下。此后才有了至今仍矗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元世祖平云南碑”，云南才一改自西汉以后，与唐、宋两个朝代相始终的南诏国、大理国封建割据的局面，而正式被划为一个行省，成为名符其实的地方政权。当时忽必烈回过头来，为表彰永宁摩梭酋长率众归顺和随军征战有功，便赐封永宁和蒗蕓两大部落的酋长以土司官衔并世袭沿续。一纸令下，就把氏族制度改为土司制度而使摩梭人糊里糊涂地在一个早晨便匆匆忙忙地由氏族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比如土司就是父传子的世袭制度，这就使土司家庭必须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的父系制家庭。然而这只是上层的事，永宁泸沽湖地区虽然有了土司官员和封建政权，但社会的发展是由自己内在规律决定的。权力虽然把平等的氏族成员划分为司沛（贵族）、责卡（百姓）、俄（家奴）三层等级的封建领主制度，



但也不能迅速改变一切。摩梭人氏族社会中的母系大家庭和父系大家庭依然并存，特别是母系大家庭，不但地位牢靠，还日趋发展。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独龙族与摩梭人都居住在横断山脉和金沙河、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水系之中，都生活在相距并不太远的滇西北高原峡谷里，但独龙族至今仍遗存的氏族社会，则全是由父系制家庭组成，即使与西藏察隅接界的独龙江上游的氏族社会也未形成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关系。虽然摩梭人的氏族社会逐步解体和变异后，经济也比独龙族大大发展了，可是比独龙族的父系制家庭更为原始更为古老的母系制家庭，却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两者相形对比，难说历史是有情还是无情。在日月的交替之中，淘汰或取消了从元代起始，又延续至明、清两代，父传子的世袭数百年、相传数十代的各位土司各位总管的官职之后，近百年来又相继出现了许多保长、甲长或区长、乡长等官员，也都对母系制家庭无可奈何，无法解释历代官员们的开明或保守。甚至在那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以革命委员会的红头文件下达命令，先后三次进行过“婚姻革命”运动，还派出红卫兵、民兵、军宣队、工宣队、工作组等强大的力量来组建一夫一妻制的“夫妻小家庭”，最终也未能奏效。一直至今——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这个数千年前原始社会的母系制遗风或残留的母系制大家庭，不但继续在“遗”和“留”，而且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程中显示着新的风气。可以认为，母系制家庭是摩梭人在古老传统上不断调整 and 适应而做出的现代选择或



超前的创造，这实在是新世纪面临的不能不进行探究的当代社会的一大文明奇迹和文化谜题。

凝视那深沉辽阔而又透明如镜的泸沽湖水，眺望那土司总管阿云山建造过豪华官邸的谢瓦俄岛，我走到湖边藏传佛教的祭祀焚香的白塔和玛尼石堆旁，迎着湖风的吹拂，在心中发问：

是否摩梭人生生息息的角落太小太偏僻，外面世界的变革浪潮难以在这儿发挥巨大的冲击力？是否由于摩梭人聚居在滇、川、康、藏交界的特殊地域，自然受到周边的纳西族、藏族、彝族、普米族、白族、汉族以及历史上来自北方的蒙古族等民族所具有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势力的渗透、制约、挤压、掠夺、统治，在各种制度的杂交、混合之中，特别注重寻求和渴望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爱情生活、家庭结构呢？这种寻求和保持，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为崇高而组成的母系制家庭内，其亲情的温馨和挚爱，更适宜于体现人性的善良和发挥人生的价值么？母系制家庭虽然也有劳动生产、经济管理、宗教信仰等社会性问题，但其最大的特征不仅是母亲为享有至尊的权威的一家之长而主持家务，男性成员同时也受敬重，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这个血缘家庭的男女成员对外的情爱性爱和婚姻形态上。这也是摩梭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支柱。人们通常所说的难以进入摩梭人的心灵世界，难就难在摩梭人是否愿意为你打开他们两性之间美丽而隐秘的门窗……

二 火塘燃烧旧时光

此时，这个母系大家庭的正屋，消散了亲人相聚时的热闹，退却了各种活动的嘈杂，渐渐清静下来。火塘边只剩下摩梭人叫做“达布”即主妇了。用现代语言来说，达布大概是职称，亦可视做家长。这位主妇年轻时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珠玛。后来她生了孩子便多了一个头衔：阿咪，也就是阿妈。她的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在母系大家庭里是没有父亲的，只有阿妈的哥哥或弟弟，都统统称为舅舅。再后来，她的妹妹也生了孩子，这些孩子也同样叫她阿妈。当然她的孩子也叫她的妹妹为阿妈。接着，她的女儿和她妹妹的女儿又生了子女，她的辈分便升高一级，孙儿们都管她叫阿依，翻译成汉语就是祖母。因此她现在是这个母系大家庭里的最高领导：祖母兼主妇。她既有组织生产、掌管经济的家庭行政权力，又有爱护儿女和子孙的家庭义务责任。在这个母系血缘的家庭中，她的威严表现为全家对她的尊重；她的慈祥体现在她对全家的关心；她的智慧呈现出全家和睦相处与丰衣足食的兴旺昌盛的景象。

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位对外部世界来说是充满了远古社会色彩的老女人。她的腰带上吊着红铜、黄铜、黑铁、白钢制成的一大串沉重的不时发出叮当作响的钥匙，这只是她掌管家产财物的一种象征。实际上这个家里的一切财富——比如房屋、粮食、马、牛、羊、猪、鸡，甚至那几只小猫老狗都属于家庭的全部成员所有，



连她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成员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全体家庭所有。只是家庭的分工、血缘的延续和岁月的堆集，才把她推举到这个重要的位置。她常说，实际上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之所以成为主妇和祖母，那也只是她的亲人们需要她如此而已，也是由于血脉的主流和分支逐步形成。

我多次来过泸沽湖畔的这个摩梭人的村庄，多次来过这个村庄里的这个母系大家庭，多次见过这位母系大家庭里的母亲和祖母。渐渐地她已了解我是一个作家，了解我想倾听她的心灵的声音，我只是想让外面的世界真实地理解摩梭人而已。因而今晚，她的几个女儿上花楼去等待各自的阿都，她的几个儿子都去邻村与各自的阿夏相会，她的几个孙女孙子也去村里村外唱歌跳舞，结交阿都阿夏去了。其实，阿都或阿夏，是摩梭话情侣的意思，只是性别上的称呼略有不同：女人叫男情侣为阿都，男人叫女情侣为阿夏。过去人们常说的“阿注”，那是普米族话，也是情侣的意思，只是语音略有差异。摩梭人觉得，因为都是男人去女人家相聚，而从来没有女人到男人家相会，那就统称为阿夏吧。

这都是老祖母对我讲的准确的说法。她微微地睁着或闭着眼睛，那大概是火塘里的松木柴时而发出耀眼的火星或是时而又窜起长长的火苗的缘故吧。

“儿子现在还去别家的女人花楼里与阿夏相会，摩梭话叫：瑟瑟，就是走走……”她总是用轻柔的声音说着话，不时去拨弄一下燃烧的火柴，又继续说：“晚上去